

白石先生國書復號紀事

ワ 3
6420



73
6420

國書復號紀事

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著



勝國之主侵伐朝鮮前後七年聲言報先世之
仇然其禍亦慘矣先世之仇言高麗王氏我國
初乃命對州與朝鮮講和復修舊好先是州使
者數往朝鮮而不得回



初州使梯七大夫久之不回次吉副左近亦
次袖谷弥助皆不得回辛丑八月禮曹報州
書云要時羅等始到故邦天將輒即拿送云

門 伊 5
930
卷

73
6420

朝其後處置非故邦所知。即言此事也。按懲
誌錄要時羅嘗在兵間為小西行長。屢使于
朝鮮者。蓋州之譯生與四郎也。

是歲庚子冬。慶長始得報書而還。蓋是之時。彼
亦既厭上國留屯將士驕傲尤甚。欲與我渝平
以紓其患也。

州使石田甚右衛門始得報還。其書不題姓
名。相傳是彼邊將所報也。凡書皆載之續方
策合編。故不錄焉。後皆倣此。

明年辛丑。州遣橘智正還。所擄人口。

朝鮮紀年撮要云。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對馬
島倭平義智連遣橘智正。刷還所擄男婦。來
要和好。乞通關市。遣柙根具由奏聞。并咨禮
兵二部。軍門等衙門。又云。橘智正等。又來賀
和議。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差遣天朝
委官。嚴辭開諭。○橘智正者。州將井午六左
衛門姓名。萬軍門者。明經理萬世德也。

八月。禮曹報書以謝。明年壬寅秋。遣全繼信孫。

文或等來到于州。州刷得薩摩州所擄金光等
附使而還。

先朝鮮王咸被擄在薩州者。義智以請。乃命
薩州而還之。撮要云。三十年壬寅。橘智正三
次出來察間。天兵有無情形難測。願得兵水
將一員量帶選鋒數百。督同本國邊將訓練
兵卒。使聲聞遠播等情。願付賀等陪臣。金功
奏聞于帝。三十一年癸卯。對馬島遣橘智正
刷還被擄男婦數百餘名來求和。

甲辰秋。復遣孫文或與僧松雲偕來。冬州守平
義智帶領二使來到京城。乙巳春二月。神祖
引見雲等。優遇遣回。

甲辰七月。文或及雲齋持禮曹報對州書來
議和。十二月。義智帶領二使來到伏見城。乙
巳春二月。神祖入朝。因引見雲等。乃令藤
正信僧承允等就館會議而還之。松雲朝鮮
僧葆真大師弟子勝國之難。嘗與藤清正相
遇于西生浦者也。事見于慾忠錄及僧清韓

筆記藤正信本多佐渡守承允鹿苑長老也

○撮要云三十二年甲辰七月橘智正等留
駐馬上投降倭子連續出來情形難測遣僧
人松雲于日本偵探賊情刷還本國被擄人
口一千三百餘名致家康意曰我於壬辰在
關東不曾干預兵事朝鮮與我實無讐怨請
與通和由咨報于遼東撫鎮各衙門三十
三年乙巳春撫院題曰倭奴窺伺朝鮮包藏
禍心頃自槍歸之後尚蓄狡謀屢肆要挾寔

○測相相應委官偵探以便調度原任遊擊
董正誼前往朝鮮偵探倭情不時揭報
是歲冬對州遣橘智正使于朝鮮丙午春禮曹
報書因請果欲通和先致國書州乃遣橘智正
具狀以聞乃附以國書

禮曹書略曰我國通好於日本垂二百年不
意壬辰之歲秀吉無故動兵辱及先陵至痛
在心久猶不忘在我固自無通好之理但聞
右府盡反秀吉所為今若先為致書縛送犯

陵賊則我國亦無相叛之道乎撮要云三十
四年丙午春撫院差原任遊擊劉興漢來到
本國邊上偵探倭情無論緩急不時飛報冬
日本國源家康修書通好遣回答使呂祐吉
慶暹等如日本偵事機仍具由奏聞○按是
時國書承允所撰美因求藁本於圓光及金
地等藏而竟無所得矣

此。丁未夏五月朝鮮遣使來聘二國修好實始于此。

是歲四月對馬守平義智迎接信使來到京
師先是乙巳夏神祖傳國遷居于駿之府
城因命義智吾今老矣宜諭外使使往聘江
城閏月使等到來都下五月率聘而還路過
府下神祖乃命引見賜饗而還○撮要云三
十五年丁未回答使呂祐吉回自日本刷還
被擄人一千二百四十餘名探得家康自至
國政盡反秀吉所為傳位於其子秀忠等情
具申奏聞

巳酉春 月我遣使報聘。

去歲戊申二月朝鮮國王李昞薨世子瑋襲封瑋壬辰之役藤清正所獲王子順和君是也撮要云三十七年巳酉日本差玄蘓平景直修書來謝欲假道仍修貢大明本國備咨撫鎮等衙門○按國書文缺亦是承允所撰朝鮮回書見于續方策合編蓋是之時對州奉旨差僧玄蘇平智求等充聘使因約定本州交關事例所謂巳酉約條也玄蘇字規伯

號仙巢州之以酈菴長老明萬曆乙未年賜號本國光師平智求柵川豐前守故下野守調信子也撮要作景直者非景直即智求舊名○撮要云四十年壬子都御史楊鎬因浙江總兵楊宗業題移咨本國節該全羅慶尚四道半雜倭奴朝鮮臣民傾心相向云云備陳本國實狀順付賀至使臣趙存性陳奏辨誣撫院差官黃應揚來到釜山探倭情而去四十一年癸丑對馬島屢通書契言關白源

家康乞申朝鮮通貢上國辭意難測遣札弘
耆等具由奏聞按修貢通貢並言我欲與明
通互市耳事見續方策合編○撮要云四十
二年甲寅賀至使宋英耆回自京師兵部因
本國倭情辨誣事題奉聖旨內該國世稱恭
順朕已洞燭倭奴窺伺還嚴行修備以絕狡
謀不宜以道路訛傳自生疑惑尔部行文與
佗知道

丁巳

元和三年

秋八月朝鮮來聘賀我統一方內也。

撮要云四十五年丁巳先是倭酋家康既滅
平秀賴要請信使使至邊乃遣吳允謙朴樸
等回答兼緝探情形具由奏聞○考金地國
師日記是歲八月朝鮮信使來到京城奉獻
書幣乃令師撰回書對州之老平□□致書
曰聘而加書昭其信也因聞曩者丁未之聘
朝鮮君臣不信我國書以為非是王其國者
也而其使臣為之獲罪矣蓋疑其不稱王也
弊邑二三陪臣切恐今若所賜亦如前式使

者必有所謂以累執事且執政之書斤禮曹
名亦以為無禮也竊惟事體匪輕不敢不□
伏願尊者垂念為國熟計之師乃與諸宰執
議林道春與焉師云自古我王未曾有與蕃
夷相問之書也高麗小夷故我所貽書不寫
王字例也道春亦謂所報禮曹唯當改其式
已因奉明旨並從其議平□□者島川內匠
也○初州與朝鮮議和曰是則我內府之意
也癸卯八月 神祖累并征夷大將軍從一

位右大臣州人更稱曰大將軍於是和事幾
敗矣昔在勝國之難彼中之人呼我偏師如
清正行長為大將軍如其部下平調信金太
夫亦皆呼云將軍至是議者聞州人之言乃
怒曰吾始聞汝言以為尔國主命也而疑其
狡謀果彼大將軍使也州人百方開諭久之
事解禮曹報島主第二書云內府第三書云
右府亦皆從州人所稱耳癸卯以來我遺安
南東埔寨呂宋等國書皆稱日本國大將軍

丙午遺朝鮮書藁本既已未知其式何如也
至於丁未其所答書式則云朝鮮國王姓諱
奉書日本國王殿下即如前世故事也而我
書唯稱日本國姓諱已故今州人所告如此
及其使者得我回書杲與州人往復論難却
之不受州人不知所出平調興與僧玄方相
謀竊取國書而填王字於日本國下以授之
曰州為代請幸蒙允許然後受之美按丁未
之聘號曰回答使蓋言其報神祖所遺也

書也使者到日神祖傳位德廟報書故
我今所報非彼所遺且其書亦不稱王是則
所以有疑於我也然我書自稱王與不王於
彼何害而當時議者其言如此亦何也國初
以來彼遣使來聘察我情形以報上國若有
事涉疑訝則有不易辨明故耳平調興柳川
豐前守故豐前守智永子玄方字規伯號桑
林又稱自雲玄蘓弟子○又按國師所議皆
不可解歷朝國史載天朝所賜高麗百濟

新羅及渤海等國詔書公式令亦有賜蕃國
詔書等式豈謂自古我未有與蕃夷相問之
書哉朝鮮申叔舟記載日本國王代序云國
王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唯稱御所所令文書
稱明教書聘問鄰國天皇不與焉此觀之
前世之主稱異邦曰王亦可知也若其不然
則朝鮮君臣豈復以我書不稱王為年其體
式哉僧瑞溪所錄前世遺朝鮮書皆刪王字
盖有所避嫌耳是非其原式也

甲子

寬永元年

冬十二月朝鮮來聘賀我新主也

先是朝鮮國王李瑄為其侄李綜所篡瑄素
稱仁柔綜其親侄也綜因見瑄疾密約瑄繼
母王大妃于宮中舉火為號綜以救火為名
領兵入宮縛瑄投火而不死令王太妃教其
罪而廢之綜遂即王位時明天啓三年癸亥
也至是綜遣使賀聘以繼先好○撮要云天
啓四年甲子先是倭酋秀忠傳位于其子家
光遣鄭崇姜弘重辛啓榮等回答刷還倭

乙丑鄭竄等回日本刷還被擄人一百四十一名開白言欲盡刷還以兵人等已生長子孫不能折居云云

巳巳閏二月遣使朝鮮問其兵事也

先是丁卯春正月達州虜騎數萬急襲義州進陷郭山安州等所平壤黃州等軍望風自潰王出奔江都遼鎮總督乞文龍率兵應援明主乃命巡撫袁崇煥水陸發兵虜遂與朝鮮和退擄義州秋撤兵而還戊辰年對馬守

平義成入覲將還藩 德廟密令宰臣傳旨

遣使朝鮮前往王京詳察事機據實咨報蓋將發援兵也是歲巳巳春正月義成遣僧玄方平智廣等使于朝鮮閏二月到釜山夏四月始入王京彼乃謝曰前者狂胡暫擾西鄙未幾事既平定即今疆域晏然則不至煩大國之憂也五月使還平智廣者杉村采女也事詳于自雲見聞錄及祿曹報書○撮要云崇禎二年巳巳對馬島酋遣僧玄方等至

山請上京口陳機事朝廷許之而使後勿為
例玄方至京請通貢上國助兵平遼且請勿
減公貿本貨等事並不准許別加賜予玄方
還十月以袁經略奏題有媾倭款奴等語因
賀節使臣李悅具奏辨明

丙子冬十二月朝鮮遣使修聘兩國信書始改
舊式

先是對州君臣有訟久之不決義成言倍臣
平調興詐為國書罪不容誅辭連玄方即言

增添王字事也 猷廟震怒親自責問調興
陳曰昔在國初以敝邑之密迹朝鮮而兩國
之好委任敝邑敝邑是以有往年之請既而
不獲命陪臣至愚不知所出唯國是謀敢不
避死以成其好乃到于今罪無所逃固知之
矣玄方曰當彼之時義成尚幼無所與聞一
二陪臣唯與我謀已於是論減其罪流竄調
興玄方 東州乃命義成招接修好且令致
大君之號僧光璘撰書其辭皆取旨耳是歲

丙子秋朝鮮遣任統金世濂黃床等來聘
上得其書乃召林道春開讀問曰其式何如
對曰一依盛旨 上喜羣臣畢賀焉自是以
往癸未壬戌之間兩國信書一皆遵守此式
矣

後七十四年至於辛卯正德元年之聘乃復國初
祖宗之例矣

初文廟潛第好學無倦博聞強識最習故
事嘗論兩國信書式曰昔鄭一小國介在平

大國之間而衆賢各其所長故靡有敗事耳
詩云無競維人蓋謂之也及其嗣位朝鮮將
聘乃命有司各錄呈事例美因上其議凡十
條一曰稱號其略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
者不惟言其君臣父子而自天子以至諸侯
及卿大夫士其爵位名號亦皆是也故下犯
上僭也名非其實亂也僭之與亂非其正也
夫大君天子之稱也虞書汝陟元后漢孔安
國傳曰元大后君也大君天子周易大君有

命唐孔穎達疏曰大君謂天子也而今朝鮮
官制有大君者自高麗氏之世始凡其諸君
蓋倣周末七國封君故事若彼大君靡有根
柢是則夷中偽制也昔在國初我反朝鮮講
和而彼之於我稱之曰王以其敵禮也近世
以來彼國信書稱我以其偽號蓋是其初我
自致之也當時議者皆以為王是天子之號
非我所得稱而使_我無可稱者遂致此僭亂
也古者天子稱皇三皇是也其次稱帝五帝

是也其次稱王三王是也及周之衰列國諸
侯皆僭稱王秦併天下自以德兼三皇五帝
故并為號漢因秦制而其封侯稱王四夷君
長亦稱王魏晉以後歷代因之如此視之夏
后殷周之世天子稱之曰王自漢已來王是
為君長通稱已天朝天子稱曰天皇天子
之衆子稱之親王親王之子謂之諸王諸王
子孫襲稱傳于四世藩國君長亦皆稱王若
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等是也其寓公亦襲舊

號若扶余氏世稱百濟王是也唐書曰日本
初主皆以尊為號更以天皇為號宋史所書
最為詳悉王是非天朝天子之號也故朝
鮮記籍載日本天皇國王代序其所謂國王
稱我盟主也明人諸書所載豐後王薩摩王
亦皆稱其君長也孔子又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可必言也
言之可必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者所以我有其名而彼得而稱之也彼其

所稱而我不以為名何其名之不可必言而
不可必行也臣愚竊惑焉伏乞博問有識細
加詳議庶其無所苟而已上曰是則有祖
宗故事已或上議曰古今異言以有訓詁之
學焉方國殊別以有方言之作焉是古非今
貴遠賤近皆非達者之論也王之為訓猶言
大君我東方語言也前世有議以換其字以
我語相通故耳然後行之有年于此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敗厥度大君之號

可以無改矣美曰易曰大君漢唐諸儒皆以
為天子而為其官勳邑號止有朝鮮偽制已
而今我使彼致其號是令臣子我也是令州
縣我也質諸聖人之言而僭稱天子考諸夷
邦之制而降號封君敗度乱章莫斯為甚若
用舊章國初之例祖宗之式可謂舊章詩
云率由舊章言是不愆不忘也書云尔尚蓋
前人之愆言其率乃祖之彝訓也孟子曰古
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

順之又從為之辭繇此觀之則君子所改可
知矣議者難曰國初之例彼國信書稱我謂
王而我所答不敢稱王當今之議若欲彼此
相稱曰王則豈是祖宗之式哉美曰祖宗
之世二國之書一皆稱王唯我回書雖係詐
為然於其体式實得之矣且彼國之書稱王
於我而我不受之則已受而報之則是我非
王亦何也稱與不稱奚必擇焉又難曰孔子
曰君子名之可必言也言之可必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今夫稱諸異邦曰王
於其國不稱王君子名言不可知是之苟也
美曰禮天子諸侯皆所自稱內外不同在內
從內辭在外從外辭周室方伯其擯天子曰
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
公於其內曰君吾未聞在內從外辭也且朝
鮮記載有之曰日本國王於其國中不敢稱
王唯稱御所曰國王外辭也曰御所內辭也
彼亦既知我內外之稱矣又有議曰禮云君

與臣同國非禮也天皇國王並係之日本恐
其非禮也必可稱王則別立其名號可以定
上下之分矣美曰近者勝國之世明朝禮臣
亦有是議曰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
另提二字或即以所居封之天子不元乃封
日本國王夫禮所謂君臣同國以君與臣僕
尊卑無別為非禮也非言其所稱也古者周
王周公而周公之後為周卿士世稱周公及
秦亾亦有楚義帝楚霸王乱世君臣置而無

論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豈其不知禮乎又議
曰本朝之制皇子皇女拜命之後皆稱親
王而今無所受命乃自稱王竊恐後世必有
君子譏矣美曰古者人臣之禮無列交不敢
貳也天曆中吳越來聘勅令丞相納其唐
幣以報禮焉維我将相境外之交實始自此
也降及叔世霸王代興號令天下異邦之人
稱之曰國王自此而後天皇國王其稱亦分
矣明人始有持明天皇
國王良懷等語是也猶漢天子稱皇帝諸

侯有封王也然我異姓封王例自古以來未
之有也方今翼載天子綏靜諸侯雖由此
假王以交隣國亦是所以張我皇室鎮撫
方外也世之議者唯拗魏晉南北等史書以
謂本朝天子彼稱為王王之為號非人臣
所得稱而不知彼史臣之體不得不然也紛
紛諸說我是由何其自視之卑且陋一到
于此魯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
帝春也堂天朝天子豈彼藩王之比哉

於是遂罷議乃命對州曰兩國信書一如國
初故事以為永世之法矣○壬辰春外使竣
事而還美乃上書曰謹按朝鮮之來遵循高
麗故事耳胡元之世王氏為之卿導寇我西
鄙兵連禍結二十餘年西鄙之人畜憤含怒
乘我內亂乃修舊怨踰越瀚海伐國隨城侵
彼邊境靡歲咸寧王氏深悔前禍卑詞來請
求和及李氏篡立乃繼前世之好自是兩國
信使不絕勝國之難李氏宗社剪焉頌覆會

國家創業之初我速出令反彼旄倪以紓
其民勤而撫之使好復通夫朝鮮狡黠多詐
利之所在不顧信義蓋葳貉之俗天性固然
方彼喪亂我兵所至若入無人之境兩月之
間八道瓦解二京失守而李氏不亡以到于
今無他是則明主勞其師旅暴露海外飛芻
輓粟以救屬國之急故也夫建州女直實彼
世仇及其縱盜中原竊挾上京明社屋矣而
朝鮮無敢出一兵以赴其難賣降納款唯恐

不及也。彼於本朝棄思忘德，覲無其耻，亦既如此。而況於隣誼乎？是故旬我國，初遣使到來，覘我動靜，卜我虛實，內與中國為之反間，以此度之，我今與彼請信修睦，而受其詐，適足以貽笑遠夷矣。臣嘗聞耆老之言，祖宗之世，朝鮮來聘，猶今中山使者，縣次傳之，到于都下，館之僧舍，受其書幣，贈餞遣回，猷廟當國，承平漸久，府庫次溢，欲示遠人，以我富雄，招接彼使，供擬腆厚，於是所過州縣，爭

以侈麗相夸尚，修除道路，崇大亭館，而致其饗餼，極水陸珍竒，杯盤盡畫文，金銀飾既至，都下則館遇燕賚，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遺其王者不預焉。自是而後，東西二十二州，水陸千里，調爨給使者往來人馬，船舶隣路，數百里騷擾，殊甚。及四遠之境，盡輸折役錢，重以官吏侵渎，百姓窮困，遂為天下大弊矣。屬者彼使將來，辱與未議，考諸事例，一如舊聞，愚臣竊謂累世之好義，難卒絕，不若禮以節

之宜為之漸謹上時宜十餘事然有司唯循
習故事而不達大休以文其無用而尽力於
苟且無盧用費大萬有餘公私耗弊猶前日
之事也曩時 殿下嗣位之初天下之用嘗
屈矣群臣議欲變法通利以足國財 英明
獨斷不元所請幸因天地之助歲比登稔軍
國之資得以周贍與民休息德至渥也臣具
聞前世嘉吉中朝鮮來吊國喪公私窮窘用
度不給以辭之使者固請不已乃迎入京師

夫國家之運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若使
異時府帑空竭即如曩時而有以我衰弱示
諸遠方亦如前世則實非天下之長策也昔
西漢之世孝武迎渾邪之衆罷敞中國光武
閉玉門之關謝絕西域檢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空疲耗方內送迎外國間諜之使者臣
竊為國不安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失今之時
未革其弊後不可救也不勝惓惓昧死陳愚

惟 國家留神省察焉書上 厥明召見問曰
乃者所定賓客之式有司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切慮後來未能遵承今省來書與我意合
即如其計極言無諱對曰禮尚往來往而不
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德廟之世
我報其聘彼乃留館竟上遷延移日虛辭飾
說遂謝入京蓋壬辰之變彼有所懲也自此
之後我亦不往彼所不欲者不強也今若乃
命對州以告之曰嚮者辱繼奮好施及敝邑

○不腆先君之禮我亦何忘敬共幣帛敢請聘
期彼必文為之辭謝勿復使我又論以先王
往來之禮揆以 祖宗聘問之例即與之議
乃定其約彼此往來止于竟上以禮館待而
受其書幣已是勤一使之勞以除萬世之弊
也 上甚稱善曰事未晚也子其熟計我亦
可思耳居未幾 上不豫是歲十月升遐矣
正德二年冬十一月晦日書

○

日本國

德島州

本學

外郎

平井

春吉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方奉書朝鮮
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節屆朱明伏惟貴國安
寧本邦亦其揆一也共樂悠久吾大君繼受寶
命安和邦家盛使來聘之期來歲五月癸卯於
貴國而七八月之交到着于東武跋涉計日要
勿違時乃差遣正官平真連都船主平守經報
知焉更祈為國若序自番統希盛亮肅此不備
寶永七年庚寅四月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洪萬朝奉復日本國對馬

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辱惠書喻以貴大君克
紹前烈安輯邦家要我信使脩厥舊好茲乃善
隣之至意也欣感曷已行期遲速敢不如示珍
貺謹領薄儀表忱希照亮不備

庚寅年七月日

○朝鮮國東萊府使李正臣奉書日本國對馬
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緬惟清和興居珍迪近
因使事頻接音耗良用慰沃第於貴差所言書
禮諸除事竊以為不然蓋本朝於信使行贈遺

禮物於貴大君之胤子者肇自壬午伊時以新
生為賀而亦有禮物則今何獨以猶在襁褓時
未定封為辭耶禮官之通書貴邦執政者其來
蓋久有非今日所可遽廢也通書始自丁未則
已酉約條之載不載非所可論且當兩國之重
尋和好貴國先還倂口逮我遣答使禮官之有
書者禮也刷還事則持附及而已厥後雖別事
所附每使輒有書札則其可謂我有求而為之
耶夫交隣禮際幣物將意古道然也今所停除

雖無損於我我所重者在禮而貴邦之遽欲並
廢其禮者抑何意欽大抵兩國之間有事則必
有辭命茲事果是貴州受江戶指意者則宜以
文字通報今欲變改故常而曾無片牘之見及
唯來差口舌是憑不用壬戌嚴有院停奠時別
單之前事此在貴邦既有欠於審慎我朝廷亦
無可以徵信茲用馳書奉問望須明示江戶之
指意使兩國交際之禮靡有隳缺幸甚使船當
侍回復以祭並宜諒之統希崇照不備

辛卯年四月日

○本多彈正少弼藤原忠晴奉書對馬州牧宗拾遺閣下朝鮮來聘業已在近想當不愆於素耳先是聘使之來別將禮物贈我儲闈又使禮曹與我閣老書更相問遺以致殷勤去歲秋朝廷達議以為此兩件不妥於事體以妨時宜是欲從今而廢之乃使對州牧先達此意於彼而彼國東萊府使李某移書對州以為兩件事行之已久不可遽廢遂不相肯因州牧重請朝廷

之指以故今不得不具事狀以報寬永癸未之歲嚴廟降誕彼國遣使來賀之朝鮮之有聘於儲君此其始也及天和壬戌憲廟承統之三年朝鮮來聘以賀嗣位是時有儲闈在西城而信使詣闈拜謁憲廟以儲副尚幼不克親臨命時執政臣某代儲君受拜三使方就位不肯拜曰吾受命之日聞拜世子未聞拜執政禮官某進使譯者言曰君幼以重臣代受拜我國之禮也不見君不肯拜貴國之禮也客行其禮我行我

禮三使起拜空位而退今朝廷盛意蓋謂修好善隣國之寶也一拜一揖禮之末也今儲副猶在襁褓則受聘不受謁如寬永故事亦可也然隣國修好萬世事也修世儻有儲副幼居別殿如天和之時亦恐爭禮拜揖之間以致賓主之異言其或由是以失兩國之歡心則是徒取禮之末而舍國之寶也不若從今罷通聘儲闡之事為使若夫禮曹通書我執政之臣考之於古質之於禮皆失之初我神祖修兩國之好尋室

町家之舊好也當室町御世之時每朝鮮來聘如有事則彼議政府通書附及我管領除外曾無書附其他九州探題亦有左右議政相往復者第管領暨各州郡若有私聘則纔與禮曹通信此其事体不同所不論也方慶長丁未始通脩好會彼國禮曹職掌朝聘以致我執政書當其時我執政亦不得不以書報彼遂執而因之朝廷謂今我有執政即古之管領也議政與執政通問一依室町之舊有何不可若言禮曹職

掌聘問要通其禮則我國自有其職在雖今欲復舊遠改近例彼所不由若仍近例而行吾所不安彼之不欲者吾所欲之彼此鑿枘又恐失西國之歡夫脩隣好明國信既有國王之書足矣故謂停除之可也由是觀之廢除二事皆朝廷之深計遠慮不獨為我國謀亦為朝鮮謀也而彼府使不之察固執以為不可竊為朝鮮不取也今奉閣老之旨以書達閣下書到其諭告于彼使彼曉然知朝廷之意不備

正德元年六月日

○朝鮮國禮曹參議吳命峻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緬惟炎序興居增重朝廷為賀貴國新化弥光專仰奉幣悖信修好諒奉至意勉輸心力略表菲儀並希莞領不備

辛卯年五月日

○一頃接東武分付文字有云今番貴聘使在途朝夕所用令沿路所司一以乾物入供但赤間關還時牛窻大坂京城尾張州駿河府

當准貴國接待我國王使例特設行路宴往
返各一度內大坂京城駿河府三所特命上
使二員傳旨慰勞坐位對馬州太守西長老
與貴聘使相對坐下上使就太守上頭坐下
傳旨訖即出然後排宴考諸貴國膳錄有云
國王使往聘貴國之時宣慰使由中門入客
使就大門外祇迎今者止聽階下出迎其中
宮以下不論往返仍從熟供事
一使行到品川驛特差上使一員傳旨迎勞事

右頃一依東武分付謹此書開如此竊念壬戌
年貴聘使進向東武之時沿路接待一從熟供
第飲食非無異嗜調飪非無爽口勉強就席不
欲下箸輒求乾受任意自辨排床之設止見勞
煩今有乾物入供之奉其在上官以上足為使
宜至如累行慰勞之典較諸前例禮數加隆止
聽階下出迎想亦出于優待貴使不欲重勞之
意然古不云乎敬隣國之君乃所以敬其君也
今能就大門外祇迎使其動必以禮之美播諸

視聽以為朝家嘉歡之地如何此乃不佞三成之微念未知果中埋也否不敢自外直吐哀悃幸勿咎焉

七月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方

○承貴州騰報東武行會文字已將沿路行厨以乾物供億赤間關還時牛窻大坂京城尾張州駿河府等處設宴往還各一遭貴國王使傳旨時排坐序次悉皆照領而累次勞餉屢出格外仰認職春深切感戴但紙尾所眎塔下祇迎

一事恐貴國或有所未詳前例者故茲就自丙子至壬戌四度信使時已行前規書呈別幅而來諭所謂貴國使臣往聘弊邦之時門外祇迎一節非徒事在久遠無所憑驗前此通信使往來之時曾無據此為例之事則到俺等何敢輕議變改有所低昂乎兩國交際之間似此禮節所當一遵舊式無失体例而已須將別幅轉報東武以為考例遵處之地幸甚

辛卯八月日通信正使趙泰億副使任守幹從

事官李邦彦

○別紙

猷廟寬永
十三年

丙子十一月二十六日通信使任統等一行到
岡崎江戸使者井上筑後守來具公服自大門
步入跣足解劔對馬州太守及兩長老引入使
臣具冠帶出見無階下迎入之節

寬永廿年

癸未六月二十四日通信使尹順之等一行到
岡崎江戸使者松平新五左衛門來解劔脫履
太守引使者入三使臣具冠帶出接而無階下

嚴廟明曆
元年

迎入之節

乙未九月二十日通信使趙珩等一行到岡崎
二十一日辰時江戸問安使崗野權兵衛至太
守引入如前儀三使臣具冠帶出楹外導入
壬戌八月十一日通信使尹趾完等一行到岡

憲廟天和
二年

崎江戸問安使駒井次郎左衛門來太守引入
如前儀三使臣具冠帶楹外迎送相與再揖
○今番乾供設宴并排坐序次悉皆照領之意
回示詳悉竊謂至當但階下迎送一節揆諸禮

制元當在大門外朝廷優待之厚止聽階下迎
送貴使曾無謝恩之言却有守例之意詳察回
示不勝駿悶夫丙子以來已行之例本州亦能
知之况在朝廷豈有不詳之理哉惟其斟酌量
必_必有階下迎送之命若欲固執弊例以為辭退
之地則恐輾轉相持愈見難處未知下落果如
何蓋此一節已有前例與否姑且勿論即使朝
廷新創傳旨慰勞之禮則為貴使者迎於楹外
而後安于心耶柳亦迎於大門外而後安于心

耶萬一我國馳一介之使扳聘貴國而使其欲
援丙子以來弊例止迎宣慰於楹外則貴國肯
聽其所為耶否誠能反復三思則自知今番之
命出於當然而貴使所執未必盡事上之禮矣
以貴使之明斷生長禮義之邦此等道理素所
熟講兩國形勢想亦在默會之中不知有何所
疑而至於此哉我國王使往聘貴國事例不獨
記載明白蓋時有古今理無久近禮義所關焉
得推諉回示所謂事在久遠無所憑驗云云者

固非本州所宜伏聞大夫出疆安國家利社稷
專之可也惟望熟加思慮仔細商量務使兩國
之好歸於無事之境幸甚

辛卯八月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方

○來諭謹已領悉而自前信使之來聘於貴國
非止一再信使至岡崎貴國輒有勞慰李我信
使承接儀節即伊時之所謹定而行之者苟以
楹外迎送為未安則當初貴國亦豈肯聽從我
使臣亦何敢率意行之乎來書以中道勞問為

出於新竅楹外迎送謂非所當行遠引俺等所
不知之前事貢之於今日欲以百年来明白可
擬之例歸之於弁髦誠未知其得當也蓋俺等
既受我國王命而來貴使亦奉貴國王命而至
則彼此均是奉命之人對坐序次亦且相當而
楹外迎送乃所以致祇敬之禮也□□知貴國
使臣之奉命而不念俺等之亦奉王命何耶舊
例既如此則豈因接遇之厚薄而禮貌有所加
損乎東武則待之勤縟俺等亦豈不知而無感

實之心哉前牘已致其區、鳴謝之意而來書
謂以曾無謝言亦未可曉也貴國自有已講之
儀禮俺等亦有應行之節目在此呶呶亦涉多
事而今茲來書辭意欠溫殊失相敬之道顯有
脅持之意辭令之間不冝如是並希照諒

辛卯八月日通信正使趙泰億副使任守幹從
事官李邦彥

○這番大坂京城駿府三處宴享及品川驛有
上使慰勞之禮三使大人下階迎送尤為妥當

之事既受東武分府再四演說未見聽從之意
對州居於兩邦之間每欲無事於交聘之際故
此事循前例施行是願之意非不極力預先稟
請惟朝家參較古典審量禮法既有此等分付
則豈對州之力所能為哉頃又接東武分付云
壬戌年以前使臣坐轎直到堂階甚為不敬排
坐序次階下迎送豈非當然語意嚴緊難可挽
回在東奉行不敢公然問其所以潛地探其緣
由則朝家議論一如別紙所言云蓋朝家之意

以為朝鮮素為尚禮之邦豈不知坐轎等事斯為非禮之大者耶縱使我人有所不省固當自改其非以盡敬隣之禮而百年之久因循弊例未嘗為之一辭殊非誠信之道矣大東武之命既出於事理之當然而徒以前例為請唯恐枉費口吻不見成功遷延相持之際非獨壞了一團和氣而已竊念使道以禮自將斯速處斷使兩國之好歸於無事之境豈不美哉九月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方

○別紙典公非真國之野豈不為外謀而可思
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禮之所言如此夫以君入其臣之門猶未聞有乘車之禮而朝鮮使臣偃然坐轎直到堂階之下此何禮耶

聘禮云賓到于近郊君使卿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又云君使卿歸饗饋賓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又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受于舍門外如受勞

禮

海東諸國記云宣慰使到客館由中門入客使就大門外祇迎禮之所言既如彼其國之俗又如此而朝鮮使臣不肯迎我上使於門外此亦何禮耶且以聘禮之文彼再拜此不答拜者考之則足為以君命勞者不敢為之相抗之的證今傳旨之際坐位之有序何須多言朝鮮有禮義之名已久而此等事既非先王之典又非其國之禮豈不幾於斯而可忍

孰不可忍者耶

○具官源君美再拜奉書對馬州大守宗拾遺執事伏聞執事迎接朝鮮信使詣南府赴西京王事無鹽賢勞何已想今馬首已東朝覲在近至祝至祝竊惟貴州當函國之衝居邊要之地世襲其封外藩王室以協隣結好安社稷息民人其為所係也尤重矣昔者遭我喪亂九州不逞之民鋌而走險入犯朝鮮其沿海州縣為之厭苦蓋有年矣貴州遠祖始與西隣合約懲我

姦究鎮撫其疆場而使其廟堂之上久無東顧
之憂是則貴州所以有大造于西也延及令曾
祖時我勝國主怨西隣無一介之使來繼前好
賀其當國命貴州貴以禮聘而彼以水路迷昧
為辭太守躬自臨其國陳以禍福縛送其叛民
之在我者而後與其使偕來貴州為朝鮮謀也
可謂至矣然而以其使爭我報禮激彼之怒奮
焉震電遂致兩國生靈之禍關白嘗患師出無
名乃聲言在昔高麗導蒙古兵以來寇吾復我

九世之讎蓋藉口於此耳其實則怨彼君臣之
鄙我也及我神祖之興誕膺天命遏其亂略降
命貴州講兩國之和而彼又脩怨於貴州至於
貴州行人有死其間者然貴州不忘舊德不挾
其犯盡心竭力積以歲月而後使命始通於是
又修前代之好息兩國之民則貴州所以再大
造于西也由是觀之則西隣通好於我常以貴
州為東道之主凡兩國交際事無大小貴州自
當不得不盡其心竭其力也已今我王殿下以

外使辱在我國欲以禮拜其貺乃使有司脩明
賓禮曰謀事補闕禮以行之是朝廷志厚之至
也僕聞諸道路之言云執事体悉朝廷盛意論
賓以其禮賓曰我受命之日唯聞率舊從事不
聞其他至我使臣奉教就館設宴賓不為之迎
又不為之送不知此言信然否若信然則僕之
所為貴州憂昔在此禮稱他國之臣曰外臣彼
國之使助我王之外臣也今我使臣以我王命
臨之彼以我王之外臣不由出迎則見與臣之

無禮於其君者何以異哉我國之為臣子者視
外臣之無禮於我王如此其誰能無介然於懷
德耶我朝世世嗣元元沐化黎庶生死安樂目
不視兵於今百年猛將悍卒無所施其勇不得
策功於世徒以怏怏就死壙下為恨自初道路
之言傳於都下輿論洶洶衆人巷議皆搯腕切
齒且怒且喜相謂曰何其我王待彼使者又過
厚哉盍使我執彼無禮者以莅其境請戮於其
社君子之人則怨之曰古稱積德百年禮樂可

興今我王有志於脩禮即此時也且朝鮮古稱
詩書禮樂之邦其當專對之任亦必說夫禮樂
而敦詩書者也今我以禮待之而彼傲使于人
則棄其君命也豈謂詩書禮樂之邦之人而如
是乎其必不然古之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夫君以禮與信屬諸使臣而
使臣以無禮行之則信何以立乎苟失禮與信
又何受命之有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用中國則中國之安有身出禮義之鄉而用夷

自貶者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其必有改
之僕嘗辱知於執事故不得不為執事敢私布
之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願執事請賓悛其
容自郊勞始今僕區區之心非獨為貴州之憂
實是為兩國生靈謀也想書不書言期以朱轡
及于近郊之日僕將自往而執謁於候館面承
指教頓首再拜

○教領客使予續承前業繼志述事亦惟隣國
之好在懷不已以朝鮮接壤密迩行理之命無

世不至方其太祖大王開國始通問於前代恭
獻王蓋修高麗氏之舊好也自尔兩國使命交
際各有禮制相敦睦者幾二百年及勝國壬辰
之變兵饜一開兩國失驩積有歲年天厭喪乱
眷顧有道我神祖受命奄有方國徼福其宗社
迺速出令反其旄倪修我前好休息厥民聘問
以時相繼不絕雖然當我草時務在簡易賓主
之禮蓋有關焉尔後所因損益隨時取旨未有
一定之制當今嗣德百年禮樂可由起凡為經

國之典可以脩明奚命有司議定賓禮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古禮度之以二國今使者或怪其
有異乎前儀領客使其曉使者謀事補闕行之
以禮記不云乎禮從宜使從俗想宜知悉

正德元年辛卯 月 日

一唐宋以來外國朝聘其儀有三曰入見曰錫
宴曰朝鮮本朝舊儀亦有進見賜饗辭見焉
蓋所以勞其使者也我使臣之經于朝鮮其
於我使亦猶我之於其使者也近例外使進

見之日賜饗而已今使客千里將命一見事
訖則甚非朝廷禮待之意矣奉旨詳定其進
見之日禮賓如前儀賜饗之日設樂於內殿
宴樂之辭見之日附以國信禮物一如舊儀
一古者聘禮賓襲執圭升西楹西東面致命授
王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享禮賓裼奉宋帛加
壁庭實皮或馬則入設亦三分庭一在南賓
如初升致命授幣而出按宋時南北敵國之
禮禮物入列於殿下使者在其後明時東宮

受蕃使進見儀設筵案于丹墀之北設方物
案位于筵案之後設使者位于方物位之後
蕃使參見省府臺官儀亦置書案于月臺上
之北方物案分陳于東西使者拜其南本朝
舊儀亦復如此近例禮物入殿前列於南榮
之下使者拜位在殿內大悖於古禮今奉旨
詳定設書案位於殿上正中禮物可以為幣
者則設其位于書案之南其可以為庭實者
陳于南榮之西及庭上設使者位于幣物之

南頗與古禮合

一古者聘禮賓襲執圭享禮賓裼奉束帛加璧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記曰若有故則率聘束帛加書將命蓋敬其君命也按宋時南北敵國之禮正使捧書副使正笏隨之如明時東宮受書使進見儀及蕃使參見省府臺官儀亦蕃使取笏取書跪進本朝外使進見舊儀亦復若此近例客使入見儀使其上上官捧書匣正副使等隨之受書官受書匣於

殿外而入啓封全訖正副使等入拜蓋非賓所以敬其君命也且不與古禮合今奉旨詳定其上上官捧書匣正副使等隨之而入上官在前正副使等在後當殿側立北嚮西上受書官進揖正使正使少前東上上官對跪正使跪取書匣起入自西楹間而西與受書官對行跪進於殿南北之中受書官西面跪受之

一古者聘禮禮賓位在西賓覲奉束帛入門右

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蓋以臣禮見也擯者辭
賓出擯者坐取幣出門西面請受賓禮辭聽
命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蓋以客禮
入可得從介也賓揖讓升振幣進授當東楹
北面接近例禮賓儀賓位于東西面如是則
待賓以我臣禮也不與古禮合今奉旨詳定
當設使者位於西以客禮待之

一古者燕禮必有獻主諸侯燕其臣子使宰夫
中士太宰之屬為獻主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

其尊莫敢抗禮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則不以
其賓為賓而以其介為賓矣禮家之說主國
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之
禮不敢褻煩尊者於是賓升堂而辭讓欲以
臣禮燕蓋為恭敬也雖然賓實主國所宜敬
也故席之于阼階之西北面有折俎不啐肺
不啐酒君迎上介以為賓使宰夫為主人如
燕其臣子蓋其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禮家
以謂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本朝舊制燕外

國之賓則使共食使掌馔飲食獨周官宰夫之職也我國初之例未有燕賓於殿內也殿內燕賓使三家為主人自丙子始雖然夫三家者我王室懿親故其位在西賓就臣位且酌則先酌主人亦後因以為例蓋非所以敬賓樂賓也大悖古禮今奉旨詳定使領客使等兼共食使以為獻主賓正其位主人位於其東尚其序歡心以達敬賓之心

一本朝之禮席地而坐即是古之遺風燕禮亦

所以樂賓也而今外使公服著靴恐不使於坐久當其內殿設宴之日則使客宜皆常服而入如我官司亦皆具服如常儀

茶禮日

三使多紅杭羅朝服 金冠 銀粧帶

佩玉 象牙笏 黑靴子

別宴日

三使油菜雲紋大段團領 烏紗帽

銀粧帶 黑靴子

辭宴日

三使多紅杭羅朝服 金冠 銀粧帶

佩玉 象牙笏

右單係外使呈領客使者

○朝鮮國王李焯奉書日本國王殿下聘問之
濶倏焉一世竊承殿下光紹基圖誕敷區域其
在隣好曷勝欣聳肆馳侷侷庸奉信儀修睦致
慶式循故常仍將菲品聊寓遠眈惟葦益懋令
歎永固交誼不備

辛卯年五月 日朝鮮國王李焯
奉 書

朝鮮國王李焯 謹封

日本國王殿

別幅

人參伍拾觔 大繻子拾匹

大段子拾匹 色大紗戴拾匹

白照布戴拾匹 黃照布戴拾匹

黑麻布參拾匹 虎皮拾伍張

豹皮貳拾張

貂皮貳拾張

青黍皮參拾張

魚皮壹百張

色帟參拾卷

各色筆伍拾柄

真墨伍拾笏

黃蜜壹百觔

清蜜拾罌 每缸壹斗

鷹子拾連

駿馬貳匹

際

○日本國王源

御諱

奉復朝鮮國王殿下玉燭

時和應二儀之交泰寶隣世睦講百年之欣懽

禮幣既豐書辭且縟其於感懌罔罄敷陳有少

謝儀附諸歸使願符善禱永介純釐不備

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日日本國王源御諱

奉復

朝鮮國王殿下書

右回書奉
旨取法于宋時南北往來体式

別幅

鎧貳拾副

太刀貳拾把

長刀貳拾條

厨子壹座 金副

屏風貳拾對

整

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
日本國王源御諱

○奉呈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

伏惟辰下尊候珍蓄俺等猥膺使命來修聘儀
歷水陸險阻殆六千餘里間關跋涉自是駭分
內事而國王殿下爰稽古典特施新恩眷待隆
異曷出常例實前後使价之所未能得者此蓋
國王殿下特稚善隣之至誼以及啣命之賤价

私悰感載有不可言使事垂竣今當復路而第
國書中可改字及外面封式一事迄無變通之

奉俺等

悶鬱如何盡言夫避諱之法厥亦舊矣

三代以前雖或疎畧自漢唐以來此法截然史
牒所載班可考而至指弊邦無論世代久遠
避諱一法視古尤嚴則顧此國書俺等其敢晏
然受去歸達於我國王殿下乎至於二名於禮
固無偏諱之法而惟我先王之諱唯此一字揆
諸禮法在所當諱貴國之汎用此字初雖出於

無心今因俺等之請改貴國既已知之則其在
隣好相敬之道宜即刪改而顯俟累日迨無處
分豈執事尚未轉聞於國王殿下而然耶至於
外面封式自前交聘之際明有定例既書御諱
又安御寶累世遵用未嘗變改而獨於今日有
違舊式在兩邦拍禮之道亦豈不有歉乎茲兩
事於禮俱不容不改未改之前俺等斷無賚奉
歸國之理更望執事將此事狀作遠稟改俾無
使事淹滯之弊千萬幸甚不備

辛卯十一月 日通信正使趙泰億副使任守
幹從事官李邦彥

○執政府奉旨下領客使朝鮮修聘一事禮有
異儀者特降教諭領客使已悉之矣如我國書
之体式其禮之所關最大者今不須再論第我
王復書內犯一字朝鮮國諱三使者懇欲請改
問其國諱乃係朝鮮七祖世大王之諱云禮曰
舍故而諱新五世而斬六世而則親盡是天下
之通禮也而未識朝鮮國自有所挾夫一國有

一國之制一朝有一朝之度杲曉其柰何敢犯之哉即宜故辨今為二使者說朝鮮祇解朝鮮之諱不論我日本有日本之諱耶謹閱其國書內犯今王殿下主父猷祖大王之御諱則置而不顧是何理耶若彼國七代遠相則在我開國之前我實所不素知也而猷廟之朝以御名通於彼國者凡三則彼豈有不知我之所諱耶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彼儻欲使我諱其所諱則必先避我之所諱而後可矣蓋惟

朝鮮國王之意亦以其臨文不諱之故而其書不避我之國諱耶即我王殿下之受其書亦惟恕之意焉耳久為三使者說朝鮮國王之意未必如其使者之所言矣使者且回奉我國王之復書以復命儻朝鮮國王果欲改我之復書則使者請其國王必先改其國書之犯我所諱者然後併我王之復書齎來之則可也嗣容改辨以復之何難之有乃以其所有易其所有爾不然已領之復書還我王殿下已奉之國書領回

之朝鮮另修其國書以齋來如聘事則禮已畢
何必遠歷東都使到對馬州交與領客使取其
移奉之可也待其有國書之到王書亦當復之
矣領客使其明曉之三使者自當裁度故下
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 日 侍從兼相摸守源
朝臣

講定節目

一依執政府奉旨文書所受貴國復書還為奉
呈弊國國書仍為賚去一邊馳啓弊邦稟請

改送所處交付于對馬州大守貴國所改復
書即為交付事

一彼此國書中犯諱一字改下外其餘勿為變
改事

一外面封式貴國既不變改弊邦外面封式亦
當不書御諱不著御寶不書謹封事

一依此施行則今十九日發程事
復書中戴字下戴悅書三字並無碍其中擇
善者書填幸甚

一國書紹字上可改處則貴國慶長以後御諱
中併除从干从里字外不論某字從使書填
事

辛卯至月十八日

○朝鮮國王李焯奉書日本國王殿下聘問之
潤倏焉一世竊承殿下克紹基圖誕敷區域其
在隣好畧勝欣聳肆馳崇仰庸奉信儀修睦致
慶式循故常仍將菲品聊寓遠忱惟冀益懋令
歎永固交誼不備

辛卯年五月 日朝鮮國王李焯

奉 呈

日本國王殿下

○日本國王源 御諱 奉復朝鮮國王殿下玉燭
時和應二儀之交泰寶隣世睦講百年之欣懽
禮幣既豐書辭且縟其於感戢罔罄敷陳有少
謝儀附諸歸使願符善禱永介純釐不備
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 日日本國王源 御諱

右二十九篇係辛卯聘事文字事皆見其文
故不別為之說云

正德壬辰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

和親... 日本國... 正德... 筑後守... 從五位下... 源君美... 聘事... 文字... 事皆見其文... 故不別為之說云

42

